



3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六

問致化難易

舍試私魁蔡德潤



問天下一人心也古今一理義也理義在人心猶元

氣在天地間流行而無已時通感而無停機固自有莫得而名言者一語而天雨反風一言而熒惑退舍天之心亦人心也莫高乎天莫微乎物而猶若是况人乎故上好義則民服上好信則民用情

是義信足以化民也而遷股之頑必歷三紀而後
風移何歟言忠信行萬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忠
信萬教足以孚夷狄也而蠻夷猶夏不責之教教
之司徒而責明刑之士何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是無欲足以弭盜也而子產語太叔乃謂政
莫如猛異時鄭國多盜竟以猛勝何歟豈古人所
以為人心地者抑有所未盡歟姑以漢唐之事論
之躬履節儉可謂以身率下矣何不能變墻屋文

繡之風仁義公恕佞可懷來遠人矣何不能杜匈
奴侵嫚之擾吳楚稱亂兵連膠西雖誅議臣不為
罷然汲黯在朝淮南遽為之寢謀彼方獨彊安行
且不悻武帝之英畧何獨悻一黯歟衣繡持斧斬
斬郡國必草薶禽獮而後悻然潢池盜弄一聞新
太守教令棄兵弩持鉏鉤何其草心之速歟豈武
帝獨無龔遂歟錄囚徒而縱之還家及期即刑無
一敢後不知何以使之能不失信歟論止盜而不

忍重法外戶不閉路不拾遺不知何以使之知其
廉耻歟回紇驕橫夜兵九關佞未易制也胡為下
馬羅拜請死乞盟之不暇盜擾河北肱解根固佞
未易制也胡為斂手削地興疾討賊而不辭此豈
偶然之故歟抑理義在人心終不可泯滅歟然夷
狄藩鎮之禍卒與唐相為終始又何歟雖然此猶
曰化其所難化似未可盡此理義責也魏有毛玠
而貴寵與服不敢過度為長史者至乘柴車是蓋

心有所畏也唐有楊綰而減聲樂者有之省騶從
撤第舍者有之是蓋心有所愧也使當時微玠與
綰則將不知所謂愧與畏歟然垢面羸衣或者譏
其矯飭之不情而幹與之寬乃以為特畏之耳非
有仰德服化之意何不信其心而疑其跡歟畏之
與愧果有異歟抑猶有未喻者歟宣帝與士夫更
始正欵回吏習之弊也偽增戶口是猶在地節親
政之初元康以後叮嚀戒勅者凡幾矣然巧心析

獨可化知理義者獨不可化乎此篇以正人
正理立說既會區處又善發明說士大夫心
術不美處令人痛快然以士大夫而夷狄盜
賊之不如亦可以媿死矣
主意 謂正理者天下之元氣正人者天下之精神
以正人之精神扶植正理之元氣則難化者
無不可化矣况士大夫素知理義者乎

對天下之元氣在正理天下之精神在正人蓋天下萬
形皆有弊惟理在穹壤間不朽耳亦惟任理之人其名
與穹壤不朽耳何也莫愚於民經以法法有弊也莫暴
於盜制以刑刑有弊也莫岨彊於彊藩莫跳梁於夷狄

襲以兵兵有弊也是故至於理則無蔽夫是理也未有
可以化愚民而戎冠博帶者固跌宕於此未有可以止
群盜而鳴玉曳履者固背叛於此未有可以服疆藩折
夷狄而曰在詩書禮樂中者固蔑視乎此虞朝濟濟不
復見矣周士藹藹不復見矣庶潔自命飲水啣藥世豈
無若人然淬剝膚之戈利椎肌之刃紛紛青紫有類弄
潢池之兵者雖百襲遂華奕其化金石一節薄雲貫日
世豈無若人然餒忠正之氣感專權之威摠摠簪纓有

類駕藩鎮之車者雖百裴度輩奚其化一意慈祥和風
甘雨世豈無若人然獄貨森矛戟之鋒賦役急星火之
令生靈魚肉民命草菅在在州府比比邑縣有類警邊
陲之烽火者雖百子儀輩奚其化甚哉士大夫心術之
難革也非不知理也不畏理耳非口不談理也身不行
理耳非師友不講明也為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子孫之
計而敗理耳執事者厭之愚請得以言其畧三代以前
勿問也姑以漢唐論可乎墻屋文繡習俗之弊猶故也

躬履節儉如漢之君則春風一洗維其時矣匈奴侵侮
夷狄之嫚滋熾也仁義公恕如漢之君則細柳堅壁維
其時矣漢君之治所以大畧可觀者類如此然其所用
多長者多重厚多耻言人過無非以正人之精神擢映
正理之元氣是以其後也一黜立朝淮南謀寢淮南胸
中之正理始荆棘今坦途者黜轉移之也一逐出守渤
海盜息渤海赤子之正理始汨於刀劍終置於牛犢者
逐轉移之也吁有正人如黜如逐猶可以折奸禦暴而

使之躍然覺悟孰謂漢大夫不可以是化乎不然析爾
圭儋爾爵亦何面目以俎豆於黜遠間耶縱因還家信
義行於小人何也一念仁恕久焉相孚則及期而還宜
矣路不拾遺廉耻遍於道途何也四年仁義捷於影響
則止盜之不以法宜矣唐君之治所以畧可人意者類
如此然其所用或持正或峭直或忠嘉簡亮之士無非
以正人之精神發揚正理之元氣是以其後也一郭見
虜回紇請死乞盟之不暇回紇雖夷耳胸中亦有尊中

國之天理者存今一旦遽回其天易驕蹇為帖服者子
儀轉移之也一度督戰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王韓雖悍耳胸中亦有君君臣臣之天理者在今一旦
遽回其天轉跋扈為忠順者度轉移之也吁有正人如
郭如裴猶可以聳頑革戾而使之翻然悔悟孰謂唐士
大夫不可以是化乎不然華爾服崇爾車亦何脩營而
與裴郭比肩耶若民若盜若疆藩夷狄一正人化之而
有餘士大夫亦未始不然者屬精之主魏相之佐蕭望

之劉向諸公在朝端更始之治稍稍振作而漢四百年
氣象獨元康年間愈有精神信乎朝廷不可無正人也
雖然士大夫自植立不當待有所表厲有所激昂而後
不為不善也志伊尹志我即伊尹於毛玠乎何遜彼有
待毛玠者出然後乘柴車者不足道者也學孔孟學我
即孔孟於楊綰乎何歎彼有待楊綰者出然後減騶從
撤第舍者不足道也今世之士大夫在棗樞蓬戶時此
等議論至驚行鵠序則又一等議論焚膏繼晷時此一

等心術至內場外歷則又一等心術愚意有人心者必
不若是也是故惟險夷一致為正人惟始終一操為正
人惟國家一心為正人否則為寂寂鄙夷笑人汲黯諸
公有間於地下寧不抵掌而歎歎云

問四毋四勿聖學

太學私試放等都魁陳龍炎

問先儒有言賢希聖聖希天學者所以學為聖賢也
聖賢術業具載論語可效可師然言近指遠體約
用轉不有濂洛諸大儒盡發洙泗之蘊學者果何

自希聖希賢歟若曰筌蹄文字芻狗訓釋非誇則
誕敢扣所疑而求教豐相半之益於諸君夫大而
化之之謂聖吾夫子是已化則萬境融矣何意必
固我之四者猶曰毋毋者禁止之辭又先以絕四
借毋無同義而所謂彊者抑亦有用之地耳夫
子自謂我非生知抑曰毋曰絕未至從心之境猶
在下學之初耶先儒謂敬則無已可克學之始須
從絕四者然則四勿非從容中道之極致乃學者

事也又謂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
不同處夫子行事萬世如見何者為毋意必何者
為毋固我其亦可條列而詳言之歟復焉執焉之
謂賢顏子是已復則無妄矣何視聽言動方戒於
非禮之勿大學之道自正心之外無餘說目之所
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言身之所履莫不主宰乎一
身之微夫子胡不以其所以語賜與參者開以一
貫顧岐而為四夫子之言無乃支離而顏子終日

點檢於四者之間毋乃拘拘而非自得之謂邪夫子固謂回擇乎中庸抑曰非曰勿未若瞻前忽後之地而猶在博文約禮之初耶先儒謂非禮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非禮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歎内外交致其養也顏子蕭然陋巷無紛華可悅潛心聖道惟法語是聞言不妄發終日如愚一步一趨取則夫子而凜然非禮之戒豈顏子於此猶有所慊然歟四毋者聖之事四

勿者賢之事二十篇中大綱目孰踰於此雖然豈獨學者為然堯舜禹湯文武所以汲汲以學為事者與孔顏固是學亦同是理也方今聖皇典學緝熙於光明好惡不作何有於意從善如流何有於必物無凝滯何有於固與人為善何有於我而人臣責難於君者欲其充周弘博欲其明白正大欲其好善忘勢不吝改過其與四毋之旨同乎異乎前旒蔽明黠纒塞聰外朝清明可以言毋不教矣

言則道仁聖之序行則中鸞和之節雷聲龍見可
以言思無邪矣而人臣欲克舜吾君者猶以好惡
忿愾為戒以不遜不殖為戒以罔游罔淫罔失法
度為戒其視四勿之意然乎否乎昔伊川先生在
講筵因顏子不改其樂一章卒於文義之外反覆
推明歸之人主敢併以為問

總論

問意主於聖學而借孔顏以為問作難貫穿
此篇以帝王之學與聖賢不異貫穿極好又
就題中摘出意字視字為主且有証據問架
明整血脉貫通可謂無遺憾矣

主意

學孔子之四毋自毋意始學顏子之四勿自
勿視始今日聖學與孔顏之學一也

觀涑水先生論意必固我而有事皆本於意之言而後
知學聖人之四毋者當自毋意始觀明道先生論視聽
言動而有人之視最先之語而後知學賢人之四勿者
當自勿視始毋意者四毋之綱領也勿視者四勿之樞
紐也意生於內彼天理流行人欲淨盡不待禁止而自
絕者聖人之學也視形於外彼滯而未化見而未真不
得不用克復之力者賢人之學也若夫悟復焉執焉之

機入性焉安焉之境而自得内外文相養之功者其古
今帝王之學歟何者意則有喜有怒喜則生思怒則生
威思威乃性之斧斤者也意則有愛有惡愛則生貪惡
則生暴貪暴乃情之蝨賊者也意則有哀有樂哀則召悲樂
則召歡悲歡乃欲之梟獍者是故意溺於復讎者則求快
二三十年之征庸非固乎意流於必罰者則皇恤趙蓋
韓楊之死庸非必乎意私於展親者則至濫南陽帝鄉
之恩庸非我乎是知學聖人之四母者當自母意始丹

青黛白之文其目凡有以鑿吾心之天地者視也妍媸
美惡之權其見凡有以蝕吾知之日月者視也洪纖巨
細之呈其前凡有以愚吾神之著龜者亦視也是故視
汨於霓裳者則傾耳羽衣之曲何取於聽乎視荒於感
舊者則肆口昭儀之命何取於言乎視迷於峻宇者則
疾鞭飛僊之幸何取於動乎是知學顏子之四勿者當
自勿視始嗟夫帝王之學與聖賢之學一聖賢制一心
之内與帝王制一心之内外一動意少差無涯之失

內之不可不謹也注目才非百行之玷外之不可不戒也內以養外外以養內昔者聖賢文相養之學帝王得之矣執事感邇英之典學慨廷紳之責難且取孔子之四毋顏子之四勿以為皇上毋不敬思無邪之證愚顧不敏切謂窮壤間具耳目心知而為人何分於聖賢何異於帝王其意同其視同則其聖學亦同故有得於內而無所制於外者孔子也克制於外而資以養其內者顏子也由顏子之克制而造孔子之自得者其我皇上

乎且人孰不曰尼山大聖萬代宗師優游用舍行藏之時不封閉於無可無不可之際奚其固樂易於見南子之時不芥蒂於與其進不保其往之頃奚其必闊畧於立已立人之時不自異於老者安少者懷之日奚其我豈知夫七十從心欲不踰矩孔子之天定矣以母意一言冠於四母之首者是也又孰不曰充國大賢百世典刑灑落於鼓瑟自娛之時不襲弊於終日如愚之際是其聽領畧為邦一問之時不誇詡於願得明王輔相之

頃是其言不矜持於不貳過之時不軒輕於步亦步趨亦趨之日是其動豈知夫墮體黜明離形去智顏子之見真矣此勿視之言列於四勿之先者此也吁聖賢之學然爾帝王之學何如哉蓋嘗聞朱考亭先生之言曰人莫不有形也是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莫不有性也是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聖賢帝王豈無異心必無異學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是乃論語二十篇之心法而今日經緯典學之第一義也皇上

以高明生知之性而克以緝熙不已之學好惡不作毋私意也從善如流毋彊必也物無凝滯毋閉固也與人為善毋立我也君子謂其有孔子之自得矣前旒蔽明無妄視也鞋纒塞聰無邪聽也序道仁義無濫言也節中鸞和無輕動也君子謂其不待顏子之克制矣然草茅之深憂過慮猶曰固必與我自意而來聽言與動由視以入意內也視外也人均有此意而不能無所感均有此視而不能無所蔽詎可謂彼聖賢也我帝王也而

不加交相養之功乎吾想夫心君一寂感之時志即一
往來之際是意也載而之善固易勉載而之他亦易從
苟能遐想乎惟危惟微之旨而自薄乎宮室衣服之好
精細乎禮制義制之訓而不嗜乎女謁苞苴之私則此
意必充周弘濤也此意必明白正大也此意必好善忘
勢改過不吝也而曰必曰固曰我自可隨之而絕矣眸于一
視眊之間目睫一縱閉之頃斯視也道之於正固易入
道之於邪亦無難苟能矚目乎讎臣之十漸而亟尼乎

積翠之遊縱觀乎金鑑之一錄而毋違乎山水之樂則
所視必好惡俱正也所視必不通不殖也所視必周遊
周淫周失法度也而若聽若言若動皆可因之而克其
非矣大抵人非克舜安能每事盡善事苟未至盡善則
革克舜者詎容不加交相養之功以內養外則目之所
擊者皆正理以外養內則思之所中者無容邪是固為
聖賢者設然豈非自得之學歟雖然知戒在乎君進戒
在乎臣蓋大臣者格君心之非者也方其非心未萌君

心之天如太空之未雲也止水之未波也格之豈不易
及其非心既萌君心之天如明鑑之已塵也止水之已
決也格之豈不難昔趙中令在國日嘗以論語一部半
輔太祖得天下半輔太宗致太平是以孔子之所學格
其君也程伊川在經筵因顏子不改其樂一章卒於文
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是以顏子之所學格其君
也愚願啓沃大臣以中令格君為法講讀大儒以伊川
格君為法則今日幸甚天下幸甚

策問正及伊川而此入趙中令相對作結可謂出
人意表矣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六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七

問四先生立言過世

太學發解經魁丁熙朝

問道之不明久矣夫子之後思軒繼之思軒既沒荀
揚舛駁韓子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得
所譏矣然韓子亦未免焉寥寥千載閔洛勃興新
安繼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
之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二三君子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嘗考
之夫子之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言性善而
已曰才曰氣曰心曰志曰情曰意隨問而荅已非
得已今日曰才稟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
其濁者為愚此與善惡混三品之說何異耶夫子
之言仁也不止一端也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惻隱
韓子之博愛皆未足以盡仁今也愛自是情仁自
是性又曰仁者公也又曰愛之理心之德是果孰

為仁耶有語孟而後有中庸大學道之序也今曰
程子先大學而後又中庸何耶曰中曰一曰敬曰
義曰致知格物曰窮神知化莫不研幾探賾致廣
大而盡精微然伊川與君寔語終日無一句相合
者何耶不特此耳正蒙理窟之書大率欲復井田
封建御史裏行之職大意欲罷青苗在鹵筵則寓
諷諫於勸講急召對則先講學與復讎孜孜矻矻
其欲見用於世者可謂切矣然議禮以不合而去

左遷以逸因而罷孔文仲之所劾鄭賈沈繼祖之
所擯幾於伐木削迹者屢矣見之於言既如彼行
之於事又如此是耶非耶何其愈落落也聖上開
明道化尊尚師儒學士大夫靡然向風垂髫挾卷
者非濂洛不談決科射策者非四書不錄諸老先
生之夙志於此伸矣有司據其疑者以為問諸君
其先析其立言之大旨次論其過世之所由有司
將以復於上

總論

問意本自明白尺得就題答問此篇以繼絕
學開太平為經以議論規模為緯觀其起頭
教句已斷盡一題之意矣終篇行文畧無疑
滯平正中有精神明白中有警策真後學之
楷式也

主意

謂諸先生以繼絕學為議論以開太平為規
模知其議論之正則立言之異同無足疑矣
知其規模之大則行事之鉅細無足怪矣

為往聖繼絕學者君子垂世之議論為萬世開太平者
君子經世之規模議論出於正則說理無不同規模極
於大則與世多不偶知乎此則四先生之立言行事如

青天皦日而無疑矣蓋自孔子沒千載無真儒宋德隆
興異人間出學紹百聖之傳心涵千古之秘五言垂訓
探理密也難疑荅問究道源也言語不必盡同皆原乎
淵源之正彼此不必強合一本乎義理之精千柯萬葉
木無二本支流派別水無二源學者苟知其議論之正
則知其為往聖絕學諸儒為有功而言之不同無
足泥自三代衰百世無善治諸儒挺生志在復古以伊
周之事君者事其君以堯舜之治民者治其民道大難

容不俯就也時好不投不輕徇也長策當建不以時謂
迂濶而不言大義當明不以象方排沮而遂變頽波砥
柱凝定莫撓坎止流行出處何心學者苟知其為規模
之大則知其為萬世開太平者諸君子之素志而用之
未究無足疑先儒有云聖賢之言或異或同乃所以為
道體之全論四先生之立言者以之有曰卷舒在我有
成算用舍行藏無定名論曰先生之行事者以之執事
先生不鄙承學以二程朱張四先生之言語出處幾為

問目嘉其討之論此意厚甚愚生服膺諸君子之言行久矣雖窘乎蟻戰之場亦不敢不粗陳其略自孔孟論性之旨不傳諸子之論駁乎無取我是以有才氣清濁之辨自孔孟論仁之說不紹諸儒唇舌雜乎亂真我是以有性情公愛之別室故為是多言哉蓋以天地之性言之則渾然皆善以氣質之性言之則清濁以分以仁之所發言之則愛固可以見仁以仁之統體言之則仁不止於為愛其議論安有一之不歸於正者大學為入德

之門故欲學者為第一義敬為聖學之門戶故示學者以此為惺惺法明道言敬義夾持與伊川釋敬不孤者同一指歸橫渠以窮理為盛德與文公言德盛仁熟者同一途轍吾知其議論之正真足以挹洙泗之波演濂溪之派而或者猶議其言論之不一愚不敢也雖然道非無用之物學為有用之地以四先生之道統心傳蒼生屬望而見諸當世未究其萬一何也或以議禮不合去或以左遷逸囚罷伊川則為孔文仲之所沮文公則

為沈繼祖之所排跋前疇後愈見落落豈學無關於治
耶抑道不切於時耶或者遂得以木蘭舟翠羽之楫病
之愚曰不然士君子以道自任者也明道在我行道在
時在我者吾嘗盡其責在時者吾如彼何哉井田封建
三代之治也橫渠謂治天下不由經界無由得平其復
古之規模如此而當時未易識者宜也經筵之疏格心
之事也伊川謂後世作事無本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其
正君之規模如此而一時不終究者可惜也欲罪青苗

非吾民之時雨乎而新法方於行天下無怪乎矛盾慨論
復讎非大人之日月乎而和議膠固於其心何怪乎冰
炭行愈峻則忌之者愈衆道愈大則用之者愈難道之
不行歎命也而或者不議其功業之未究愚不敢也故
嘗謂四先生之道孔孟之道也四先生之學孔孟之學
也學者致疑於四先生之議論出處盡亦質諸孔孟乎
孔子言性相近而已孟子則諄諄乎性善之說孔子未
嘗言氣也孟子則反覆乎養氣之論言之不同如此至

於輟環天下卒老于行毀於叔孫害於宋司馬沮於臧
倉何嘗不落落耶此非孔孟之不遇春秋戰國之民不
遇也然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子
之道愈久彌光百世之下不數減倉一時抑者之力豈
能勝萬世譽者之舌乎前輩有云孔孟行世日杲杲蓋
謂皎然如日無所疑爾孔孟無可疑則我朝諸君子復
何疑哉皇上開明道化崇尚師儒四先生之道益彰明
於天下是未顯於當時而大顯於今日不能弭孔文仲

沈繼祖之謗而乃能致聖天子之尊崇諸君子之榮遇
孰大焉執事猶以為不遇得手雖然元氣之會異人挺
生文明之旦真儒特起何今日大雅之寥寥也沾沾宦
路汨汨名波味利祿之腴而本心昏投富貴之阱而天
爵泯尚安能如諸君子探天理之源詣聖賢之闡乎掃
門媚竈搖尾乞憐老池邊之鳳而不肯去暗伏下之馬
而求苟容尚安能如諸君子等名位於蝸角視出處如
浮雲乎噫誦四先生之書聞四先生之風要必志其所

志學其所學而後可尚矣敢置雌黃之喙

問錢神

太學私試都魁曾公夔

問泉貨尚矣太昊高陽氏以來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說者謂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貨宜其然乎自圜法流通民利用之泉與刀俱廢而泉之名自若也彼一千四百餘年而錢以神者豈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耶泛觀晚周以迄五季

有若阿戎之膏肓衍家之阿堵或標而稱愚或聚而成癖或守而為虜其頑冥弗靈固與鳥獸草木漸盡泯絕其或馳騁機變役用佞巧易置鴉鷺眩惑銛鈍為魑魅為鬼域以毒斯人何其神之不仁耶豈泉之性惡若是耶然有毀家以紓楚獻奇以興周鹿鹿貴而荆棘於南狐白售而代傾於北泉之神奇變化庸可少耶奇而上之非莊山之弊何以贖旱虐之鬻于非歷山之鑄何以賑水沓之無

饅其流行潤澤非神之聰明正直而一者耶傳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者泉之性善惡混固決而
東西者耶然而人不自神役泉以為神泉不自用
復有所寓以神其用何哉隋之珠和之壁輔以金
篚翼以書致文登並進排金入紫非孔子之重
遲而寓其神於珍異便捷者耶却之鼎魯之大弓
顧罔揚史顧筋柳骨板好乘隙濶於橫翔非孔方
子之臭腐而寓其神於簡淡奇古者耶於是倏焉

賊附悍馬鳥鈔吞肌入骨並噬无厭神之遺孽餘
妖若是慘也果其才之罪耶神乎神乎盖淡然無
營以游其庭乎盖茫然無得以反其宅乎精稜流
通物各自得蓋妙萬物而為用乎然則泉之善不
善果孰使之然哉山陰之一錢昌邑之四知吏清
民阜繫誰之功教樂可減也騎從可省也大臣法
而不小臣廉又誰之力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所謂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可得聞乎波流風靡之中聞

錢神錢愚之論果能靦面而有疵乎諸君朝誦暮
惟悟善惡之樞機辨義利之界限精矣矧奇偉傑
出介特不撓不苟請不冒受者異時官輕役是神
以誤天下國家也耶各言爾志有司米焉

總論

策家問荅問有以文為戲者如言鑿言某是也此問此荅皆起於魯褒錢神論蓋借錢以譏刺流俗文則戲而意則諷也中間出入變化錯綜回旋含无限曲折意惡神哉奇哉真銅之天守錢之虜觀此問荅類其此乎

主意

錢神錢愚之說只就策問中摘出來大意謂錢之為物非神非愚人自神之而自愚之蓋

自上之人積之以自愚然後上之人用之以自神也

物可以神於人乎曰物不能神人自神之也物可以愚於人乎曰物不能愚人自愚之也夫泉貨之流布穹壤問其來尚矣民用以之通百貨以之權一日不容闕也然錢之為物非神也亦非愚也人自神之而自愚之耳自下之人不能遏其慕羨之侈心而後用之以自神上之人不能制其利欲之私心而後積之以自愚朝廷清明公道無壅殉貨有刑提實有戒以義為利而不攻利

為利以財發身而不以身發財仁可為也富室求焉德
可貴也貧必賤焉以公平正大而相與何有於寔圓而
幽陰以聰明正直而文際何有於滯邪而詭秘禱之在
天勿謂奧竈之可媚知之在我勿謂暮夜之可欺知是
則上之人不以此自愚下之人亦不能以此而自神也
柰夫人心陷溺上下交征富貴之火薰心而烈膽利欲
之波濁情而蕩性櫻金入市見金而不見人藏珠於內
知有珠而不知有身故千萬之價已該則公卿之位可

博而取億萬之賂既輸則節度之印可券而價卑賤者
可使之尊榮抑鬱者可使之歡愉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飛金走玉於冥冥之中招權市寵於顯顯之地使下之
人能以此而自神則上之人自愚者可哀也已嗚呼士
君子一身生天地間道義其根株也事業其穎寔也名
位權勢倘來者也金貝珠玉况焉者也環視一身之外
皆長物耳曾謂圓冠方履而為人而可以銅臭者動心
焉堯行舜趨而為士而可以孔方者聽命焉况於天地

鬼神森布昭列而可使臭穢腐爛之物行威福弄權勢
以為神哉毋亦人之自愚而後物得以自神也吾嘗求
其所謂錢神之說矣豈非以其無德而尊無勢而熱無
翼而飛無足而馳變鵠鴉為孔雀易菌桂為蕭艾其尤
崇也如魑魅其秘怪也如鬼蜮所以謂之神乎然貨賂
不通則足後繫錢者何以神鞭靴不受則金壁不已者
何以神吾不以為神則彼亦豈能自神哉吾嘗求其所
謂錢愚之說矣豈不以其或聚而成瘕或標而稱愚或

親之為兄或中之為虜如聞人之蛾以貪而斃如負重
之虫以多而累所以謂之愚乎然吾無錦障珊瑚之侈
何有奴輩利吾財之禍吾無固障山泉賣樵鬻朱之吝
何有喪師喪國之慘吾無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之
積又安有凶于身害于家之灾然人不以此而自愚彼
亦豈能以愚人哉甚者有厭錢之重遲不足以為神而
以珍奇便捷者寓其神隨之珠和之璧輔以金篚翼以
書致排金入紫無有間隔而後神之用妙以博或有厭

錢之臭腐不足以爲神而以簡淡奇古者寓其神却之禹魯之大小顧經楊史顏筋柳骨投好乘隙巧中其欲而後神之用寂以微若是則錢之爲人累也多矣廢其金刀泉布之用可乎然麀鹿遺而荆折於南狐白售而代傾於北泉豈無利於其國乎堯無歷山之鑄何以賑水膏之無饘湯無莊山之弊何以贖旱虐之鬻于泉豈無利於人乎特在乎人不用之以爲神則彼亦不能以愚人也粵自權奸柄國政以賄成貪濁鄙猥習以成風

于今幾年矣元載當國四方以賂求官而朝廷爲汙濁之朝廷李逢吉用事八關十六子交通財賄而天下爲贓吏之天下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時文權貴可媚則媚權貴閹寺可文則文閹寺求得欲從無不如意外而剡薦視賄賂以爲予奪不問其人之才不才內而除擢視貢獻以爲升黜不問物論之可不可此其所以爲神與鄙鄙之藏富矣受禍於鄙鄙者豈不慘南衙之贓鉅萬矣遺毒於南衙者亦不淺貨悖而入必悖而出吾

但見其愚焉彼鄧之爐裴之監郭之穴蕭之埒終亦必
亡而已矣更化以來已五周星而士大夫貪濁之風猶
未盡洗通神之錢使鬼之力猶得以往來互市於幽秘
之間雖無擇三有事信侯多藏之譏而貨郎之調或可
免雖無折券交貨由鄉市公之謂而債郎之授或可疑
大錢選受吾何不如惠愛之守四知自畏吾何不如清
白之吏范滂出使矣貪濁者可不解印綬而去乎崔毛
典選矣在位者可不弊車羸馬以儉自持乎楊綰相矣

教樂可不減而騎從可不省乎今之士大夫者其勉於
斯雖然責人斯無難責己者當何如未仕而能為此言
已仕則未必而能持此心也王衍能言阿堵而不免三
窟之貪權殷浩能言糞上而終有書空之希寵是皆貌
清而神濁口廉而心貪識者如見其肺肝然我朝先正
諸公璫璵粹德冰蘖真情守古端而不持一硯則硯豈
足為吾之神乎帥廣右而不載珠寶則珠寶豈足為吾
之神乎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則王文正其人也官昂

得無地樓臺則寇萊公其人也愚敢不以先正諸公為
法不然則厭形窮鬼欲熾錢神魯褒寧不笑人於地下
乎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七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八

問治道疆弱因革難易遲速八條

省元徐霖

問治道亦多端矣非可以一言盡中庸言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始於修身終於懷諸侯所以行之者曰
誠而已及大學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
始於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而後身脩先後詳畧之
旨可得聞歟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自三代迄

於漢唐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治然治勢有強弱
政事有沿革功業有難易效驗有遲速切迹行事
夷考其得失盛衰之故抑有疑焉夫民心無常惟
惠之懷故御衆以寬寬則得衆鄭子產乃曰惟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及於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卒悔於多盜於是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曰猛曰寬將安擇歟道有升降政由沿革
故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漢文循高祖之法務以

清淨化天下迺至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恠
洛陽少年直為帝太息言之及武帝狹小漢家制
度紛更約束乃自昭末年之悔或因或革將安從
歟虞舜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帝王之勞逸雖殊其致治則一彼紉石
程書傳滄聽政者非不勤矣則無棟亂亡之禍豈
始勤終逸未燭厥理歟夫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
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蓋久於道而

化成也公孫弘乃曰周公之治暮年而變及魏徵
勸行仁義亦既效於四年之速豈冀計見效顧自
有術歟繇戰國秦漢而降駁矣惟我皇朝以仁立
國自藝祖皇帝撥亂反正肇造區夏未嘗殺一不
辜行一不義列聖相承守為家法世以安靖和平
為福用綿我宋億萬載無疆之休聖上丕承洪緒
垂意至寧治本寬仁率繩祖武厲精庶政靡皇暇
逸二十一載于茲矣然積寬既久患蕪而威不振

更化允幾法出而弊愈滋宵旰憂勤而未逸于得
人蚤夜望治而尚稽于課效九重臨政願治之初
意豈然歟緊欵寬猛相濟而政以和達權通變而
無弊法得操執綱領之要以責成功建長治久安
之策以垂萬世不知何道而可請君盍釋經撫傳
攷之歷代驗諸國朝凡有裨於今日之治者願悉
陳之毋泛毋畧

總論

策問中有治本寬仁厲精庶政之說乃是
要語此篇粘出本仁厲精作箇話頭又就仁字

工翻出元氣字就精字上翻出神氣字觀此四字便覺精采而問目八條便可迎刃而解文字老蒼不蹈襲時文一語其冠蘭省也宜哉

主意

謂本仁以養天下之元氣屬精以養天下之神氣則強弱因革難易遲速惟其所宜無施不可矣

天下之大有元氣為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為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痿痺枯槁不可扶植天下不可為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為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解緩滯淫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為也治之之法當以厲精為貴本仁則當為弱為沿為易為遲而彊也革也難與速也不可用厲精則當為彊為革為難為速而弱也沿也易與遲也不可用此天下之勢所以難乎其措置而論治道者深憂之也愚敢就執事彊弱革難易遲速之說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厲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也道並行而不相悖術兼濟而不相違涵洩蘊藏之中而有精

光發越者在剛明決裂之時而有纏因覆護者存然後
天下之勢如磐石如泰山生靈藉以休息子孫蒙以悠
久而其證為實此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
風雷震電之飛馳鬼域魍魎屏迹道景而不敢睚眦犬
羊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而其證為張此天下之
治也善致天下之治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子產
之以猛治國而都鄙有章此為善用彊者也至于太叔
之以寬治國而卒悔多盜此為不善用弱者也漢文之

清靜遵守而元元富庶此為善用因者也至武帝之慨
然紛更而海內空虛此為不善用革也自朝至昃不皇
暇食而萬民被咸和之澤此善於為難而不為易者也
彼衡石程書傳食聽政而卒無棟於亂亡之禍則不善
於為難也必世而後仁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此乃善
於論達而不論速者也彼以暮年而變為周公之化以
導其君急功利之心與夫以仁義之說輔其君而顧自
喜於四年之既效不復更致增益於其君則暇畧不知

夫達之功用矣凡若數者皆彊弱沿革難易遲速之用其或得或失之已驗也惟我皇朝天地氣數之交唐虞氣數之會藝祖以仁開創無疆之業是為元氣之洪濤以精剗削五代之弊是為神氣之發舒天下之勢其實而不虛也而又未嘗鈍滯以至於弛其張而不弛也而又未嘗耗竭以至於虛互持迭舉春嘘秋吸聚為典禮蒸為和樂蓋至於我仁宗之時豐隆衍洽培而益深振而益窮畏天愛民敬宗廟崇儒學何其本仁之至也當

是時閭閻耕鑿之赤子尊之如天帝慕之如父母登乎元氣之充塞也然未嘗不厲精以養天下之神氣一日開天章閣召輔弼大臣賜筆札條陳所以恢張太平者俯伏頓首震悸不敢言天光如神灼然帝克吁咈之心何其厲精之至也當是時韓范數公日夜匪躬刮摩以仰稱所以屬任倚毗責天下治之意其在大廷則辯論如爭不肯含茹顧避以苟和協寅恭之名而為尸祿叨榮據富貴之計其在退食則又懽然如朋友一時精采

讀國史者至於今歌艷興起凜乎神氣之昭宣也然未
嘗紛然更張斬然峻厲以傷所謂本仁之說而元氣畧
無恙此平治之體中和之極所以獨盛於我仁宗也能
用綿洪龐之慶垂萬年之統至我主上續成丕基懋體
聖謨本仁如仁宗屬精如仁宗乃春正月元氣轉旋之
初神氣發育之時肆頒御札嘉晉羊祐之禦邊綏懷遠
近兼愛南北生意汪湛洋洋乎中原之道民濡泳顙瞻
於此元氣覆冒之中矣載頌彝訓念四方生人之所依

藉以遂世者謂在刑政之清明官吏之精白制箴設儆
敢有不遵天戒昭闡煌煌乎郡國之下亦已洗刷刻厲
於此神氣輝灼中矣以此之仁何有不遜以此之精何
有不孚然而識證知形之君子則獨不勝拳拳之憂何
也天下之勢不可使有違逆礙沮之勢有輕重彼此文
病之形惟其形之彼此交病也則貿貿焉枝梧禰補粉
飾貌象而苟焉以自幸其歲月之可喜也本原日斲精
明日弊欲為彊而不弱也則未免從事乎繩束之區區

而反有羈執不可展布之患欲為革而不沿也則邪正是非之大端中外闔關之大計盈縮裒益之大算則莫之省憂而瑣屑剔抉乎有司之事簿書期會之間此為猶賢乎大無能為則可已矣而豈所謂革者哉為彊而不能彊為革而不能革則姑諉曰吾以養天下之元氣耳吾不知其可也是皆古今治體必然所有之證而運天下之勢者所當思焉者也方今世運漸亨殘虜自啣元氣流暢神氣變燁豈有偏而不舉之處則我主上本

仁厲精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則公卿大夫其可不益其忠懇智慮以審夫權衡之理而共贊昌泰之期乎此固為執事惓惓愛君憂國之意也雖然卒然之急證易治而隱然之緩證難測奔趨踈踉而一歟者為之本猶可閤然媿媿而內已緩餒耗憊矣則識者知其難為也已然則與其為弱為沿為易為違不若寧為彊為革為難為速耳我心之憂日月斯邁惟執事圖之以贊主上求治如渴之心天下幸甚

問紀綱風俗

私試亞魁程申之

問天下猶一身也紀綱命脈也風俗元氣也脈和平而氣充實則身壽脈沉痾而氣萎憊則身危曰紀綱曰風俗其關係固若此歟夫紀綱脩廢開於國勢之彊弱善觀國勢者不較其彊弱而先察其紀綱風俗純駁係於治效之淺深善計治效者不論其淺深而必驗其風俗若夫存紀綱厚風俗者昔蘇文忠公嘗抗疏於先朝矣果如是則命脈元氣

之說信不誣歟漢之文帝躬脩元默黎民醇厚一代風俗可謂美矣然而國制搶攘主勢倒植則綱紀猶未免於翫弛何歟宣帝中興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一時紀綱可謂振矣然而吏習欺謾民好仇訐則風俗猶未免於澆薄何歟議者謂地節之掃令不如後元之德化而或者乃謂孝宣優於孝文何歟洪惟國朝整頓五季頽敗之紀綱新美五代凋弊之風俗國之命脈愈和平而國之元氣愈充

實矣世迨慶曆春陽載熙當時諸臣抗論皆謂紀
綱太隳風俗奔競然國勢乃如是莫安何歟中更
熙寧否茅彙拔當時小人柄國自謂紀綱可立風
俗可移然治效乃不滿人意何歟或謂紀綱在於
振肅而不在於更張風俗在於涵養而不在於奮
厲慶曆以來得於鎮靜熙寧以後失於沽激一得
一失果孰從歟今日之紀綱脩歟廢歟非不專任
宰輔而近習請祈恩賞太濫除授未當執奏不行

則朝綱或至於牽制非不崇重言路而密勿閑諭
力加庇護司存糾察動輒扞格則臺綱或至於沮
撓紀綱若此國勢胡為而不浸弱歟今日之風俗
純歟駁歟非不訓廉謹刑而巨饕漏網群黷效尤
滯獄多淹冤氣尚鬱則吏治猶習於貪刻非不訪
疾恤隱而內圻土木楮爛莫收外郡旱潦盜萌已
伏則民俗將趨於賤壞風俗若此治效胡為而不
愈邈歟豈非國體之積輕其弊非一端而事權旁

落畧無要統歟抑亦治道之積寬其來非一日而
舊染因仍養成陋習歟或者又曰人君一身紀綱
之權輿也把握不謹則脩者易廢所貴乎朝廷必
正宮闈必肅賞罰必公賢否必辨然後紀綱有可
恃之地是歟非歟人君一心風俗之機括也轉移
不則純者易駁所貴乎貢獻必卻聚歛必懲營
繕必節浮靡必革然後風俗有可回之漸是歟非
歟信斯言也所以續紀綱之命脉所以培風俗之

元氣孰有大於君之身與君之心者歟外此豈無
長策率詳以告

總論

聖朝崇尚正學晦翁先生之說盛行於世對
策者多引用為話頭此策全篇以君心之私
主張結尾以大臣心獻策皆引晦翁之說為
證如官員坐法斷案相似問架分明閑鎖緊
密包括問目無遺可為格式

主意

君心無自用之私則紀綱可振君心無自縱
之私則風俗可美

國之命脉在紀綱而壞紀綱者自君心私於自用始國
之元氣在風俗而壞風俗者自君心私於自縱始善乎

文公戊申封事有曰陛下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
紀綱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明未能去其私邪
之蔽愚不敏輒繹其說以復明問何謂紀綱紀者如絲
之有紀綱者如網之有綱舉其綱則有若網不紊之勢
順其紀則無若絲而棼之患是紀綱貴乎振也而其大
端有二曰宰相為朝廷之綱臺諫為言路之綱昔者有
虞之帝也宅揆則屬之禹而亮采惠疇政無不入矣納
言則屬之龍而夙夜出納言無不通矣頓綱振紀孰加

於此抑原其故則詢岳咨牧而責成無叢脞之弊明目
達聰而聽受無壅蔽之虞帝舜何嘗有一毫自用之私
哉于時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吾又知風俗之美皆自紀
綱之振為之矣然則君心惟不私於自用而後紀綱可
振何謂風俗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風不
可為魏之褊曹之奢俗不可為楚之怨齊之詐是俗貴
乎美也而其大端亦有二曰吏習者風俗之倡民習者
風俗之隨昔者成周之王也大計群吏而日成月要吏

皆底績矣不試小民而醉酒飽德民皆歸厚矣移風易俗孰盛於此抑求其故則游畋罔淫皆所其無逸之地祇勤不逮皆敬德作所之天成王何曾有一毫自縱之私哉于時愷悌君子四方為綱吾又知其紀綱之振可於風俗之美覘之矣然則君心惟不私於自縱而後風俗可美執事謂漢之文帝躬脩元默黎民萬厚風俗非不美也然國制搶攘主勢倒植以是病其紀綱之弛愚則曰鄧通弄兵聽丞相之困辱薄昭驕縱雖元舅而割

恩則猶能陟罰威否不至異同有官府一體之意文帝亦庶幾於自用之私乎執事謂漢之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紀綱非不振也然吏尚欺謾民好仇訐以此疵其風俗之薄愚則曰興閭閻而知民事每難難而不忘安渤海而選賢良惟儉約之是尚則猶不至興土木求神僊以滋海內虛耗之弊宣帝亦彷彿於無自縱之私乎嗚呼自用未為害也而至於為天下壞紀綱則深為害也自縱未足痛也而至於為天下壞風俗則深足痛

也紀綱國之命脉風俗國之元氣人主亦何忍以一人之私心而壞天下之命脉元氣至於不可採藥哉執事其知今日之所謂紀綱乎中書政本之地也減徒分閫恐羞璘玠之威名逆維窺邊未覩曹祥之捷奏邱戚躡登於從橐椒親濫縮於郡符李綱邊議竟莫條陳社行封還亦成曠典於是宰相貽三省奉承之譏而朝綱無與摠持矣臺諫風憲之司也執法殿陛惟聞摧枯朽於僚埋輪於都亭少有問豺狼於當道密成奉旨則為久

位之陽城稍傾霜威不免為亟免之唐介威聲罕聞於鐵面得路莫吐其丹心於是臺諫懷一鳴斥去之慮而臺綱無與立植矣昔蘇文忠言存紀綱於神廟之朝猶不過設養猫蓄犬之喻謂臺諫之輕耳未若今日宰相臺諫之俱輕而紀綱掃地也執事其知今日之所謂風俗乎吏所以司平於民也股民膏血溪壑之歎無厭視民草菅刀鋸之慘皇恤位卑則薦剡辟章之搖尾官威則綬赤腰黃之朶頤苟可梯身何嫌媚竈而吏習無足

貴矣民所以為國之本也近畿豪戶軫非時橫歛之憂
外郡細民嗟頻年凶歛之厄既錢荒而楮賤且役重而
征苛將有隴首言志之人莫遏潢池弄兵之漸而民俗
無足恃矣昔蘇文忠公言厚風俗於神廟之朝亦不過
富如隋彊如秦之戒謂從事富彊之術耳未若今日吏
習於奸民習於偷而風俗陸沉也雖然是非紀綱之弊
也以自用之私而壞紀綱之弊也是非風俗之過也以
自縱之私而壞風俗之過也誠使御筆內批不特至於

中書宣諭節貼不動梳於憲府內降必窒斜封必除如
仁宗皇帝聖訓謂事不顧中書出不如使宰相行之有
不便臺諫得以言之則相司馬而中國重有李勉而朝
廷尊何患紀綱之不振乎誠使畫棟朱甍無寺觀之營
繕雉樓傑閣無湖山之土木浮靡必革聚歛必懲如仁
宗皇帝朝減省浮費自宮掖始京師寺觀不多置卒設
官則罷露臺而海內富足出宮女而淄青投戈何患風
俗之不美乎夫以仁祖不私於自用如此其不私於自

縱又如此紀綱常燦然於風俗萬厚之地而命脉以固
風俗常渾然於紀綱整肅之中而元氣以實當時諸臣
尚有以紀綱大隳風俗奔競為言者此四十二年之治
所以冠冕我朝而文忠謂國家長久終必賴之今日一
以仁祖為法可也雖然振紀綱厚風俗固原於人主之
正心亦何嘗不賴於大臣之格心蓋宰相之職無所不
統房杜遜直則王魏善諫是振臺諫之風采者宰相也
魏相總領則吏稱民安是新美吏民之習俗者亦宰相

也今之為相者盍曰中丞彈劾不避宰相臣等豈敢銓
量有臣如呂申公吾何可不為申公狀元及弟榮進素
定援之以戒貪進有臣如王文正吾何可不為文正水
旱盜賊輒以奏聞絕人主土木祠禱之事有臣如李文
靖者何可不為文^靖天下事關於紀綱之重關於風俗
之大者明目張膽起而扶植之相道得矣文公又謂宰
相有不得人則何以振已頹之紀綱已壞之風俗愚敢
前以文公之言勉吾君後以文公之言勉吾相惟堂陞

密勿之際圖之天下幸甚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八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九

問人臣進退之義

邵武堂魁吳昂

問未仕者言出處已仕者言進退昔有是言矣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說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進退說也出處
之與進退同歟否歟吾儕皆未仕若未暇議及進
退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進以

禮退以義吾聞此於孟子矣禮主辭避義主斷制
三揖而進禮也一辭而退義也何其進之難退之
易歟參之孔孟乃有不然者女樂之受三日不朝
去之可也遲遲吾行何歎千里見王不遇故去窮
日之力亦可也三宿出晝亦何歎天下之理不進
不退無中間立得底道理聖賢莫為若是歎士自
一命以上即有進義之義況等而上之為臺諫為
給舍為侍從天子之所尊禮朝廷之所崇重設有

有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去之是歎留之是歎昔有
以賂權近而求宰相者詔且下給事亟取筆減宰相
相字或謂詔不可塗勅不可批不塗不批則聽納
賂者坐廟堂歎又有善財計獻羨餘而時君欲相
之者諫者乃欲裂白麻而哭之或謂白麻非可裂
之物王庭非可哭之地不哭不裂則聽鈞鉅者秉
鈞衡歎幸二臣之言得行耳否則其遂已歎否歎
共惟國朝尊隆大臣之體培固言者之氣道相並

行而不相悖蓋三百年於此矣然或謂自治平邈
而至建隆大臣徃徃因言者而去自治平沿而至
宣和言者徃徃因大臣而逐因言者而去大臣似
傷國體而治日益以盛何歎因大臣而逐言者似
重相權而治日以非何歎有為御史者日若人為
相當毀白麻彼聞之遠巡而去果何以得此歎有
為中丞者曰某出兵伍不堪執政言亦切矣然樞
是之命乍覆復行此豈劣於彼歎陳執中不由科

第而至相或議其不可言一不行相與求去其知
避就者歎王安石以時名而參大政或者斥其不
情亦可謂先見也矣然對伏之彈不售何遲回而
後去歎皇上慨念勲勞不遺故舊或正右揆之席
或升宥密之庭當歎否歎吾侪之所不敢知也得
之道路則論思者言焉封駁者亦言焉造命令者
言焉侍言動者亦言焉持風憲司諫諍者或謂亦
將有言而不及言焉使言之是而從之則言者可

以留使言之非而違之則言者可以去今半年矣
是非進退漠無定論何欺逐諫者至十八疏逐沆
者至十七章逐確者至數十奏甚至射馬擒王不
奪老蔡之相而不止是好言欺抑勢不容已欺參
之於今毋乃費辭欺朝陽之鳳一鳴抱葉之蟬隨
息其視不言者毋乃百步五十步欺抑無謂不言
或者夷簡之故習欺夫勢之尚可言也則不容言
勢之必不可言也則不容不去今其可言欺不可

言欺果適之相攻之者三人適罷而三人者亦斥
是時如孫如蔡如胡相繼為之乞留是立黨欺抑
為大體恤欺近者三諫憲之出固未必為此也亦
未必不為此也援之者誰欺誅之者誰欺援焉未
必力辨焉未必白抑亦調停和解之類欺今西府
本兵毅然自任姑寘勿論可也故鄉歸錦能保其
終不幡然欺審可言可默之勢決宜進宜退之機
此其時非其時欺否則姑俟其來而徐為之圖欺

又否則欲自附於孔孟遲遲三宿之義歟吾侪身
游鄉校不無議政之責使易地而處諸賢之地不
知於孔孟之言宜何所師我朝先正宜何所法當
相與索言之毋但曰未仕者不當議進退敢問
總論朝廷新命宰執當時宰相給舍侍從有攻之
者不得其言則去可也既不能力言又不能
引去昧乎語默進退之義矣故有是問此篇
只就題立意謂不去則必言不言則必去反
展議論曲盡形容李校議
政之地而有此能言之士豈不壯觀
主意語默無中變之理進退無中止之義今日諸
賢不退則當以語自任不言則當以退自處

語默無中變之理進退無兩立之勢夫語默乃士君子
立身之大方而事君之大義也况為天子從臣負天下
重望者客或未知於此乎有如前旒簡知右轄申命以
霍光之忠勇可屬而未免乎不學之譏以周勃之重厚
可托而或者有少文之議于斯時也職論思者言焉司
封駁者言焉造命令侍言動者莫不有言焉二三君子
之心吾固知其以語自任而以退自處矣然而語與默
常相倚伏也進與退常相角敵也使吾而不當語幾則

雖默可也吾既當從事於語矣則是不當默也今也朝陽之鳳一鳴未幾寒露之蟬三緘已甚殆非所望二三君子之以語自任者也使彼而不求進焉則吾不退可也彼既有意於進矣則吾亦不容不退也今也東山趣覲歸袞有期北闕辭榮拂衣無日殆非所望於二三君子之以退自處者也嗚呼以前言之則佞乎忠以後言之則佞乎佞由初觀之則近於勇由終觀之則近於懦若曰聖策先定吾復何言則奚不去乎若又曰上恩未

報吾不忍去則奚不言乎不去則必言不言則必去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既不能言又不能去不知二三君子平日講貫乎語默進退者果何事耶是必有以處此矣皇上圖任共政嘉賴有功召還元勳晉居次揆其視韓絳撫帥河東即軍中而錫命張浚董戎江上還輦下以疏恩者同一轍也愚意在廷之臣不作聖德詩則進賢臣頌必無敢有異議者而且扇惑上於婉奏星履或形於戇言或聞翰死之抗辭或見絰帷之諷諫謨謀禪帝

右風來動朝端諸君子可謂能語而不能默者矣麻制
揚廷班著窳落侍從臺諫殆若晨星鋒居在道縉紳憂
疑躋蹢彷徨莫有固志一身輕似葉高名重於山諸君
子似能以進為退者矣然李藩之塗劫雖切竟無損王
諤之平章陽城之毀麻雖忠竟難奪死終之相位錦衣
還里蹤跡可疑騶衣歸朝眷寵方渥此時也能言不足
為諸君子賀不能竟其言正足為諸君子憂欲去不足
為諸君子多決其去正足為諸君子少蓋語默無中變

之理進退無兩立之勢前日之語者是則今日之不語
者非彼之欲進者既非則吾之不退者亦未為是是非
所在判然兩途讀聖賢書豈不曉此而乃以容容受福
之心易其皎皎難全之操夏竦未去攻之至十八疏者
誰為歐陽歟劉沆未罷論至十七章者誰為張歟蔡確
無恙果有如劉摯累數十疏而言之者歟蔡京尚在果
有如陳瓘以射馬擒王而論之者歟倘能空臆而言誠
足為諸君子賀第恐為建中之謀主調停之論姑進數

語以塞獻納之責毋寧多言以激訐直之禍是則所愛也當可止可速之時懷苟得苟失之慮惟演果去則吾雖留無害也不知今之惟演果能真知退避耶執中未罷則吾不得而留也不知今之論執中者決能若是決烈耶狄青西府之命雖曰旋寢復行然亦在年歲之後未嘗言者自言而名者自名也然則為今之王舉正者其去就又當何如耶安石政府之命雖曰用違其才然則學問文章則誠有大過人者也然則為今之呂誨者

其行固可少遲遲耶果能還笏而去誠足為諸君子賀第恐徒有豈舍王之心曾無致為臣之節幸其旦夕之未來姑為吾苟安歲月之地俟其還朝之已迫乃為吾迨巡就第之謀此其所少也近觀亞相通從班之書自稱其諫直自許以忠孝自援過庭之所問以為循牆之張本是正欲覘諸公之所向何如耳為諸公者宜乘其譏而諭之以祖宗之法告之以朝野之心彼雖未易遽以是非曉獨不可先以利害入乎何必旁喻曲譬善為

說辭遠引元祐之賢臣近舉端平之元老而比之既所
少者在詩書之味又安識二公之爲何如人哉累疏乞
歸亦形諸牘近見吾國之有人然今日曰乞還田里明
日曰乞賜罷黜而其身嘗安於朝廷之上吾恐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國本二事

邵武堂魁吳揚祖

問國本至大重至事也通者皇上斷自宸衷內出札
其下令有司討求紹興三年典故四方萬里曉然知聖

意之堅定又甚盛事也昔漆室女以君老子少倚
楹而悲今聖天子春秋鼎盛而天下之望有所屬
非學士大夫有志當世者之慶乎然參考紹興之
故實質以今日之所行則尚有可得而論者焉昔
者選自秀邸育於宮中時年六歲耳今其年則過
矣而尚以未離姆傅爲言何歟昔者防禦初除微
名已賜今由刺史而承宣且建國矣方講求此典
故何歟昔也資善建于宮門之內今也建于王府

得無上下內外之未正歟昔也授以保慶之節然後封國今也秩下一等亦封國得無降殺等級之有差歟紹興之聖訓曰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於是前張後吳阿保唯謹可謂得所托矣今新幸貴寵則有之矣不知處於內者亦有其人否歟紹聖之聖訓曰朱震范仲天生此二人為賢善之用於是出閣就學見昏設拜可謂得其選矣今諸賢流落則聞之矣不知居是職者亦有其比

否歟雖然此特其小者耳有最當討論者一大事紹興為天下得人度越千古然其始則有感於婁寅亮之言曰昌陵後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繼則語范宗尹曰藝祖聖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我高祖一念之發對越在天社稷長遠實在於此用能基孝皇二十八年中興之治而為中天億萬載無疆之基者寔一念為之也肆我寧考深惟孝皇傳序之盛心壽康同氣

之鍾愛皇上繼統必自魏來猶高宗之心也享國
長久終必賴之今崇棟之雅久廢才粟之誦未解
異時群臣咸以為言諱拒既深遂絕無敢言者夫
父子兄弟皆天倫也用其一而廢其一可乎向猶
可以大計藉口今朝觀謳歌知其吾君之子矣雪
沉寃致和氣鶴鷄之誼既盡螽斯之澤愈長獨不
在斯時歎不知國家大慶之餘興亡繼絕之恩可
以同時並行否又有最可憂慮者一大事阜陵之

立也趙公鼎張公浚寔唱之陳公康伯寔成之若
姦檜對以須擇閨門有禮法者又擠婁寅亮而逐
馮其包藏顧望深矣故紹興二年檜罷相趙一年
而後賜名之典行八年檜復相首逐趙公鼎以其
納恩平建節御筆也次殺岳飛以其謂建國英明
雄偉請建儲貳也於是終檜相十九年所以為動
搖之計無所不至嘗進言於我高宗曰趙鼎欲立
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待親子乃立蓋曉然

無將不道語也既以兄子贊讀息平又使于禧與
其徒建議令普安解官給俸既以懷奸附麗鏘翽
善蘇符之官又以徵覲非望用心不忠逐趙公於
海外及二十五年檜死二十六年我高宗始於經
筵有措置已定之諭二十七年始以請正儲位擢
閣安中二十八年始以進嘉祐章疏用范如圭二
十九年始以史浩張燾之言別異二王恩教三十
年始以陳康伯葉義問之言異開王府而國本定

焉蓋自檜再相之後雖以高宗聰明剛斷而不敢
用其情於父子小人之可畏乃如此哉向者奸相
專國說間敢行於骨肉之間使天屬至親皆有凜
凜不自保意天誘聖衷斥而逐之越二年始克有
責剡之命然檜去六年而復相既相遂肆其禍心
幸而亟死耳今權奸之去亦且六年雖曰再行叔
父之服安知終無盧杞之恩况前此合通國之力
謹足以拒其來今少懈矣穿窬之機甚巧開路之

人更多萬一戾出其操心必有甚於檜者不知聖
策已定之餘誅奸鋤惡尤當奮其決否夫以紹興
一念之感而大命於是乎愈昌此今日之所當法
也紹興再相之專而大計幾為之中變此今日之
所當鑒也然則聖天子所謂討論紹興典故者止
為一賜名而已乎抑當觀天意酌民言了此二大
事以慰天人之望而益綿宗社之慶乎夫邇身而
遠志深思而隱憂此亦草茅平生心也若徒揄揚

前星少海之盛而已則何取乎吾黨二三子者之撰

摠論

國本大事也錄涪陵之後杜權奸之來又國
本中二大事也問意極難包括此篇以父子
為主以父子兄弟之說貫穿涪陵以父子君
臣之說貫穿權奸此又大議論也所問者天
下之大事惟天下之大議論可以斷之李舍
月書有此傑作豈不此觀哉

主意

有父子則有兄弟聖上既子其子則當推兄
弟之恩無父子則無君臣權奸不父其父豈
知有君臣之義

天下一氣耳父子兄弟之謂也為人上而知有父子則
知有兄弟矣天下一理耳父子君臣之謂也為人下而

不知有父子則不知有君臣矣嗚呼凡有人心者孰不各于其子哉推立子之心則可以見吾親之愛其子自古迄今亦豈有無父之國哉將大遺父子之人則何以教天下之嚴其父故有能明父子之說於今之世者豈非迓續天命凝固人心之本乎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一言以蔽之曰孝而已矣非孝無友何以行於兄弟非孝無忠何以行於君臣世有為人上者而不友則如劉宋之文帝李唐之太宗者視手足如草管可謂忍之至矣

吁彼獨不以宗廟為重乎吾未見不能因心則友而可以施於子孫者也世有為人下而不忠如漢之江充唐之李輔國者惑上心而間骨肉可謂詭之巧矣吁彼獨不慮家庭之際乎吾未見其於所尊者薄而能謀人父子之間者也執事以今日國本之一大事為慶而復以國本中二大事為憂深謀遠慮至矣盡矣雖使司馬君實范景仁復生為今日計無以易此草茅書生喙何容贅請因明問而演述其說切以為聖明在上方為天下

而立子舉凡薄海內外惇獨鰥寡之徒皆將使之各子其子也豈容嗣續烝嘗獨後於手足之親愛臨御茲久方為天下之人父凡含齒戴髮血氣心知之屬皆將使之各父其父也豈容悖逆亂倫尚得切朕肱之恩數是故示天下以有子之親則天倫之厚當以恩掩義為天下去無父之賊則天討之加當以義掩恩二事既了可以重社稷可以教百姓可以慰蒼一祖十二宗之靈可以延洪億萬載無疆之休今日何憚何疑而不為此且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則當與祖宗之子孫共享之而豈以富貴一人而已哉洪惟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跋履山川斬刈五季之蓬蒿綿延億載之瓜瓞曰本曰支雖有貴賤而均之為天潢之潤也若遠若近雖有等差而均之為傳玉葉之芳也有如涪陵之事亦且有年于茲其本支遠近固非踈遠之所敢議然嘗為寧宗之子矣帝王有真誰敢假之天命所屬人謀奚賴寶紹柄臣欲貪天功則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使國家無子臧季札之

事而故王受元吉建成之名已事過往夫復何言惟是
三子䟽封未足以解尺布斗粟之譏而一孟麥飯曾不
得比馬鹽夏畦之鬼向也大計未定猶可藉口今則詎
敢有歸倘可推宥棠棣之義既盡螽斯之慶必歸至聖
至仁如我皇上寤寐寧考永言孝思遠而紹興得人之
美既取之以為法近而魏即繼統之重必超然而溷惟
何也藝祖之後可立也故王得非藝祖之孫乎寧考之
統當續也故王獨非寧考之子乎昭雪沉寃感召和氣

予以加厚天倫而示天下以有子之親乃今日大事之
一也抑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則當順天
下之是非而行之豈以便一人之思而已哉比載以來
通國之所指目公論之所訛詐恐其戾出為惡者而免
童走卒知之矣光堯之屬意於普安秦檜且懷二於恩
平向非天啟上聖陰隲巨奸使堯舜之懿復見我朝則
何以有二十八年光明俊偉之盛觀哉今日之大臣固
未敢以張忠獻趙忠簡陳文正之事業許之而奸險之

徒觀望於外者足以擠排之有餘矣今之官僚固未敢以朱震范仲蘇符之端方責之而狡獪之計游揚寔深者足以動搖之不難矣遠臣之中豈無婁寅亮為君側之苑如圭者誰歟分聞之外豈無岳鵬舉為政府之葉義問者誰歟韋布敢言挺然奏對豈無閻安中從容論思為史浩張燾者誰歟顧瞻周行唯阿一舌彼權奸者才且巧為穿窬之計多張開路之人萬一復入則天下之事去矣或曰比者慶遠之賜名蓋由宸衷之獨斷奸

相昔雖有滔天之惡此事則未聞與謀之端何以逆揣其賊心謂欲動搖於國本誠以三綱一理耳一者廢則三者皆廢五常一本耳一者隳則五者未有不隳以其不孝則可以知其不忠以其不子則可以知其不臣大明典憲申飭彞倫予以奉行天討為天下而討無父之賊此今日大事之二也雖然是二事者寔一事也明乎父子之說則無餘事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有不由父子之倫者哉已欲與已以言乎為兄則吾父之子也安

可不以繫矩之道而推之人苟遺父則資之事君亦猶
子之事父也故當以誅心之法而斷之繫矩之道行誅
心之法舉則天倫既厚天討復彰而天弼丕基可以與
天無極矣抑二說者數十年來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
激而為危言標而為清議而卒歸於無用之虛談下以
是規切其上上以是箝制其下不過以此而已今日欲
建立國本而復詭詭及之得無彼二事未正反以箝制
此一事歟齟齬生過不自量其愚而出位以思當世之故

日夜念此至熟也切謂君臣上下苟一以公而處之則
無往而不可行矣唐之君有此自朕家事何與外人之
言是殆認天位為己物也非私而何唐之臣有天子門
生定策國老之稱是殆切天功為己恩也非私而何由
今觀之所謂國老者徒以遺臭萬年而唐之家事竟何
如哉唐人不服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
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心之憂矣不遑暇寐恐可自
附於倚楹之嘯耳惟執事葑菲之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九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十

問社倉貢士莊

邵武堂魁李慶子

問民者國之本也民之所聚則其國安士者國之寶也士之所至則其國重以民立國與士共國自唐虞三代以至於今壹是而世運之理亂人材之通塞係焉聽民之自食又從而役之聽士之自教姑從而取之民不敢以飢寒望其君士不敢以貧富累其上近

世之於民於士也苟焉而已也久矣其間有號為志士仁人推原保赤于厚同類之遺意而自以已之所得為者見其區區之心焉蓋自常平歛散之權有所制而社倉立於井邑者有矣自縣置續食之法無所攷而貢士莊立於黨遂者有矣二者之立名甚美而意甚善也然天方薦瘥所濟寧幾而保伍之豪閭里之猾竊其利以自豐殖操其權以促貧細者嗟嗟有之是社倉之害也且亦何嘗聞有一鄉一國凶年飢

歲仰社倉之給而絕無餒殍者辭曰餽贖所及有限而蠻觸之爭錐刀之較低首下心於吏胥失口老氣於官府者徃徃見之是貢士莊之害也且亦何嘗聞有一州一邑三歲大比拜貢士莊之賜而不暇聚糧者比其一也民之勞苦勤動將覲幸一飽以為仰事俯育之樂者莫卒歲若也方散而旋歛已非其所樂而歛之外又有息焉是將取之而固與之也人情得無未順乎士之疆學篤志所以自厚其身而為任重

道遠之地者本非為利祿計也誘之以科舉已失其
常心而科舉之外又以利相接焉是無牲而不為利
也士心得無愈壞乎夫心知其害而曰姑為之有識
者固議其後而嘆其旁矣預度其害而不為則若民
若士乃國之所恃以存者而待之亡具不已甚乎敢
問成周之時人田百畝僅足自給而門閭道路各有
委積不知所何收歛黨庠遂序教而後取而升俊論
秀自國遠都不知何所續食夫以成周之所有者今

畧行之成周之無者今增有之是其於民於士可謂
厚矣而若士若民乃不謂如成周之世何也若夫利
不一而害已百畧行者不足以寬民之力增有者反
足以壞士之心而二者之法終不害為美名善意又
何也得非慕其名而不考其實存其意而沒失其義
乎抑亦姑存其名而猶有其實得其意則亦庶幾其
義乎其是其非可罷可行試相與參攷周官之法度
而求折中之論

總論策問謂保伍之豪閭里之猾竊其利以自豐殖
搃其權以促貧細以是為社倉之害則不仁之過也
蠻觸之爭錐刀之較低首下心於吏胥失口卷氣於
官府以是為貢士莊之害則不禮之過也此篇以仁
禮主張深中其弊文字有反覆有感慨有意味

主意

社倉之法已舊惟制其仁者可以行其法
貢士莊之意方新惟制其禮者可以廣其意

為民足食其法舊矣行其法者不可不致其仁為士續
食其意新矣廣其意者不可不致其禮艱我今之民也

田不井產不常困危於閭里之間者勢也勢無如之何
昔之大賢君子有惻然而動心者作而起曰民同胞也
吾不以三代之民待之恥也於是訪其委積之遺而有
社倉之立歛散以期通融以道其利於民至博也然法
久必弊惟仁者然後能行之況民之仰給於社倉者必
皆無告之人也天不我愛凶旱戕之官不我恤賦歛困
之不有以推其惻隱之心而致其博愛之仁吾未見其
法之可行也勞哉今之為士也鄉不舉里不選顛倒於

科目之中者亦勢也勢無如之何世之大賢君子有躍然而動念者作而起曰賢其秀也吾不以三代之賢士待之亦耻也於是厚其餽饁之資而有貢士莊之置聚糧不煩旅瑣不憂其患於士甚大也然意新必續惟有禮者然後能廣之况士之貢於一鄉者必知義理之人也嗚爾與之行道不愛蹴爾與之乞人不屑苟不有以養其辭遜之風而致其厚待之禮吾未見其意之能廣也嗟夫社倉非古也視漢常平則加詳焉貢士莊亦非

古也視漢計偕則加優焉吾甚悲夫不井田不選舉而為此也亦甚幸夫不井田不選舉而有此也然則為民父母者烏得不致其仁哉為士師表者烏得不致其禮哉成周尚矣百畝而耕八家而處什一常賦之外數口飽煖之餘無非可為儲蓄之計三年耕則餘一年食矣九年耕則餘三年食矣積於門閭者滂滂也積於道路者陳陳也水旱不得以為之灾蝥冥不得以為之害菜色之民操瓢之俗決無如今之皇皇汲汲而仰斗升於

他人之活也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士之家其利者有
素也况升於鄉者食於鄉升於學者食於學惟所謂造
士而升之天子大小之學者不能無資糧之需然士有
常餼烏得無餘鄉有餘禮烏得無給不然門閭所貯亦
可取焉道路所儲亦可供焉茲固古人之所不屑稱六
經之所不屑載逆旅之愁窮途之嘆決無如今之憧憧
役役而資靡屨於他人之助也蓋成周之仁素洽乎民
而民亦相望於仁之中成周之禮素行於士而士亦相

安於禮之內積此仁者國家也推廣此仁者群工百執
事也頌此禮者朝廷也發明此禮者鄉大夫司徒之屬
也嗚呼至矣今之社倉者豈敢望成周之彷彿也今之
貢士莊者豈敢望成周之榷槩也惟仁惟禮根在人心
是為惻隱之良知是為恭敬之大節時雖古今此不古
今也世雖先後此不先後也行之以利民廣之以待士
深有望於今之群工百職今之司徒鄉大夫者執事所
疑者不過曰保伍之豪里閭之猾竊其利以自豐殖操

其權以促貧細是社倉無益於民而為民之害也誘之以錐刀較之以蠶觸低首下心於吏胥失口老氣於官府是貢士莊無益於士而為士之害也嗚呼亦可以反求其故也成周之井里如彼其備也而不見為民之害吾惟區區一社倉乃反得以厲民非仁有未加者乎成周之穀祿如彼其豐也而不見為士之害吾惟區區一貢士莊乃逆慮其壞士非禮有未至者乎且社倉何昉也自隋唐之制不存得其意而推之於鄉曲者紫陽夫子也

子也貢士莊何昉也往籍固無可証其能崇萬儒風加惠常布亦後之紫陽夫子也乾道戊子厥歲大侵紫陽夫子家於崇邑不忍斯民轉溝壑中因請立於郡而貸之民民以粟償則置倉為歛藏之地以待後之飢者觀其綱領昭揭節目詳整其庇民也大其愛民也深嘗即其所記而讀之必引聖人竭心思不忍人之說又歆愛民慮遠之心出乎法令之外非仁而能若是乎用能權動輿情隨弭草竊執事謂利未一而害已百胡不於其

初而觀之所恨繼之者非其人行之者非其道以故不能無弊使今之鄉達皆推紫陽之心今之分符皆推當時守宰之心則社倉之惠豈但一鄉一邑而已不歸咎於行者之不仁而欲歸咎於先正之良法以為不足以寬民之力過矣樵之為郡山川秀竒庠序盈門固多才也三載取士貢于上京日邊消息千里遙遙此非筆食瓢飲之士所能自達也吏於土者嘗哀其窮于彼泮宮有廩斯積而息入簿甚無補脩途卓哉偉人來牧斯土

方將大其規而增益之青青子衿鳶飛魚躍是固作成之微權執事何以壞士心為疑而止之乎彼有議其後而咲其旁者吾知不足以謂之士矣雖然此今邦君之新意不可以不廣也廣之如何曰致吾之力而已矣蓋士固傷於貧也而亦畏義而節也周貧固所以明有恩也而亦未足以明有敬也出納之權毋柄於小人贖行之儀必享以及物以寓貺我嘉賓之心以表我示周行之意庶乎望長安嘆者永拜其賜矣抑又有說施仁之

術當先去其不仁行禮之方必先戒其無禮今之所謂不仁無禮者誰歟曰鴈鷺其行而舞文弄法者是也彼如心如鐵石無一寸惜怛恭敬之情其所以設心措慮惟欲剝人膏脂供已咲樂於士且猶為梗况民乎倉於鄉井其初意至仁也自事閔官府此輩遂得以操制其權天方薦瘥是雷散之時也彼則固為之梗而不令其散樂歲狼戾固可斂之時也彼則肆為之取而復厚其斂是以空存美名無絲毫之實惠者職此之由也莊於

鄉遂其初誠有禮也自名曰官物此輩復得以變亂其典或私其租入或毀其故籍而貪猶未已也行者必以曷時當曷矣而乃淹緩其期沮抑其進至使躡喘而自言趨趨而自請是何等禮意哉執事謂低首下心於吏胥茲禮也乃周家之禮也亦學校之禮也而吏胥乃能使秀於鄉者為之低首下心則刻木亦可畏矣較之豪右覲社倉之利為自肥之計者其罪又浮也噫唐之天下乃宦官之天下本朝之天下乃吏胥之天下君國子

民者乃試思所取焉

問通鑑綱目四事

江東漕試魁戴鵬舉

問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帝王未始無紀載之書也沿及後世而史學興焉能開後來作史者之端莫太史遷若也其世典是官網羅舊聞用力亦已勞矣宜乎所作之書帝王有紀臣下有傳八書十表自成一家然而稱其善者固曰有良史材而攻其短則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豈非以才學識之

之三長在遷果未易以兼備歟抑亦以是書之出瑕瑜不相掩果難以杜議者之口歟自後班之西漢書范之東漢書陳之三國志李之南北史曰隋曰唐曰五代層見疊出其間紀述有工拙評議有是非果盡源流於遷歟抑亦有高出於遷右者歟惟我朝司馬文正公奉英宗皇帝之命集資治通鑑始於治平之開局迄于元豐之成書以十九年刪削舉撮之勤紀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

其文審而當其事該而詳亦可謂前無古人矣然
而雖用春秋之編年而不用春秋之賞罰其自為
言亦曰止欲殺國家之興衰述民生之休戚使觀
者自擇以為之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也是
則溫公之意果不敢以聖經之褒貶視通鑑歟抑
亦惟欲以史之實錄視通鑑歟中興以後有徽國
文公朱先生出研窮是書至精至密而通鑑綱目
實成於乾道壬辰之四月其初授諸徒直曰大書

以為綱綱則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細書以為
目目則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是則溫公之所
不敢為者文公乃獨奮然以之自任歟觀其黜曹
魏而繼漢昭烈之年去武后而紀唐中宗之年無
非所以扶植綱常於不泯不壞之地至書楊雄而
曰莽大夫則雄之失身新室者其罪不可逃書陶
潛而曰晉徵士則潛之耻事二姓者其節為可嘉
褒貶具存若此者衆殆然凜乎春秋筆也昔者聖

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千載而下文公獨得其心歟綱目之書足為天下後世之勸戒其功用果與春秋等歟今欲自遷固而下之述作而博之以文正公之通鑑而約之以文公之綱目則究其根本識其源委于以立綱常定名分壽國脈正人心志於是書有考焉亦諸公平日之所素講者也願昌言之有司將以復于上

總論

文公倚通鑑綱目其出曹魏之帝廢武后之紀書楊雄陶潛之卒皆綱目中大議論而曹

魏一事則關係最大者也故此篇摘出主張蓋八寇之書乃是陳壽曲筆溫公因而不改此事全無區處但溫公一世大賢不可貶駁又着與它回護此篇斥罵曹操不少假借却回護得溫公所以為高辭氣凜然激烈悲壯老瞞見之當愧死無地矣

主意

謂曹操垂涎漢鼎雖曰得志特一時之權謀耳昭烈興復漢室雖不得志而萬世之名分在焉紀述於後世者不當以權謀而廢名分也

愚嘗取溫公資治通鑑而讀之至諸葛亮入寇一語於是始而疑俄而駭終而繼之憤且泣也後得考亭綱目一書始知壽史之不可不脩而溫公之書則因史筆以

紀事耳非優劣也故嘗妄論切以為有一時之權謀有萬世之名分權謀足以中事機苟無名分以本之則猶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奇之過耳名分足以存國體舉無權謀以雜之雖一時之公論尚魏非不知正統之地有所屬也特通鑑所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分故其說不得不出於彼考亭之主於蜀非固求異於溫公也而綱目則取春秋之大義以示萬世之正論故其綱例不得不變乎此要之二者

固並行而不相悖抑亦有待於互相發明耳執事之問若不止是愚則謂綱目之大者不出乎是他如美新肆筆田園動歸窮達若有間矣而大夫曰莽徵士謂晉其出處之大致為孰得垂簾恣虐君權內移疆弱似不俾而年紀嗣聖號去光宅其世系之相傳而孰正大凡公論之在天下必要諸終而後定古之君子固有身厄困微位非通顯而名掛史冊常燁然為邦家之光亦有興事造業欺世盜名而汗青不韙之傳有孝子慈孫不可

得而湔洗者是以善論人品者當以萬世之名分論不
當徒以一時之權謀論也故嘗因是而折之曰楊雄之
於莽曲為偷生之謀耳而曹操則為吞并六合之謀不思六合可吞也
而四百年之漢不容吞武后之於唐肆為嗜殺之謀耳
而曹操則為潛移漢祚之謀不思漢祚可移也而千萬
世之名分不可移君子觀史而得史之旨則知陶潛之
節千古流芳而曹操之跡萬世遺臭是處士之名榮於
九錫也中宗之唐尚爾無恙而劉氏之鼎卒不復支是

曹操之惡浮于則天也之人也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污
口舌書之則污簡編而史之載其事於不朽者乃所以
識其惡於不朽者歟雖然執事之間以遷固而發其端
且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愚嘗因考其言謂使
陳壽不美於史遷史之罪也請以是終言之可乎大抵
論人而伸之則有餘意論人而抗之則無餘說子長高
氣絕識色舉廣而興寄深上自黃帝下至炎帝網羅數
千載之舊聞非不博也而寂寥簡短畧無繁詞孟堅之

史不出乎漢則亦因乎遷史者也而其言辭之詳視遷
不啻教倍於是或者得以致優劣之論要之班之漢書
惟紀最為嚴密其事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
名之曰春秋考記豈非亦以其得春秋之法而與綱目
者同其意耶是未可輕訾也然則二史者果有優劣之
辨乎曰姑舍是青編滿床綱舉目張吾有紫陽且先相

論名分

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之十



